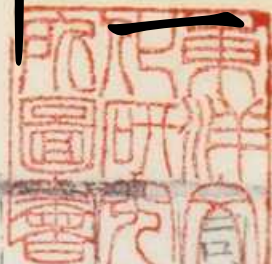


書名 司馬文正公集略三十一卷詩
 集七卷 嘉靖四年序刊本
 撰者 宋 司馬光 撰
 卷 卷十二
 內容分類 集 別集 北宋
 索書號 大木 集部 別集類 16
 編號 D7231700

卷十二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7231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集部 別集類 16](#)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司馬文正公集略三十一卷詩集七卷 嘉靖四年序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馬文正公集略卷之五

奏

論張方平狀
嘉祐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右臣竊聞近者秦鳳路經略安撫使知秦州張方平承信邊
 人西夏點兵侵犯邊境惶擾失度閉門棄城移牒鄰
 路自救永興以西軍馬皆被抽發使近邊之民轉相
 驚動乃飛奏上聞致朝廷憂疑已而接省皆無
 隴騷然乃飛奏上聞致朝廷憂疑已而接省皆無
 平身為元帥繫一方安危舉措施為衆所瞻倚今
 臣竊恐戎狄聞之得以闕將帥之淺深益有輕
 非所以壯皇威鎮殊俗也伏望朝廷治方平之



司馬文正公集略

辰



正公集略卷之十一

奏

舉諫官劄子

熙寧元年八月十一日

臣今日面奉聖旨令臣來訪可為諫官者密具姓名聞奏
 臣辭不獲命退而惶恐默自思忖凡擇言事官當以三事
 為先第一不愛富貴次則重惜名節次則曉知治體具此
 三者誠亦難材臣愚何足以識別賢能竊謂已試之人差
 為可信伏見三司鹽鐵副使呂誨累語職不畏強禦再經
 謫降執節不回侍御史呂景外貌和厚內守堅正見得知
 耻臨義不疑於臣所知之中此兩人似堪其選更乞陛下
 博訪衆臣裁以聖意取進止



論召陝西邊臣劄子 熙寧二年六月

臣竊任 御史中丞日聞國家招納夏國降民曾上言方今
百職未 庶政未修百姓未安倉庫未實將帥未選軍法
未立主立 未練器械未精八事不完不可與兵智慮迂踈
不合聖 俄而种諤等起綏州之役楊定為夏虜所殺陝
西騷然 於魏成朝廷悔前之失故謫降种諤等以謝夏
虜拜三切 撫方能得其稱臣奉表復舊約朝廷特遣使
者以誓 册命及金帛雜物賜之尚未返命今竊聞陛下
復召种 等詣闕引對不知陛下欲何所與為中外聞者
無不寒 夫布衣不守信義猶見輕於鄉黨况王者臨御
四夷當 則威之服則懷之使信義之明皎如日月若戎

狄幸而臣服無故擾之及其背誕則從而姬煦之得其臣
服又從而擾之其於信義威懷如何哉國家以信義臣畜
戎狄百有餘年前日种諤等舉而棄之興兵掩其不備以
邀一時之功僅能得不食之地百餘里飢虜萬餘人耳今
地則歸之虜庭民則逃散略盡朝廷有何所得而發兵守
衛轉粟饋餉公私之費以鉅萬計其為失策豈不昭然今
瘡痍未復憂患未弭臣前所言八事一無所修虜疑已中
國警備已嚴死毒之心蓄而未發諤等乃欲復為前日所
為臣見其無復綏州之功而必有大敗覆沒之事兵連禍
結不可救解公私困竭盜賊將生此乃社稷之憂非獨邊
鄙之患也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伏望陛下留神深

言則公集卷之十二
念至于再至于三當先修內政未可輕議用兵實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風俗劄子 熙寧二年六月上

臣聞國之致治在於審官官之得人在於選士士之嚮道在於立教教之歸正在於擇術是知選士者治亂之樞機風俗之根原也竊見近歲公卿大夫好為高奇之論喜誦老莊之言流及科場亦相習尚新進後生未知臧否口傳耳剽翕然成風至有讀易未識卦爻已謂十翼非孔子之言讀禮未知篇數已謂周官為戰國之書讀詩未盡周南召南已謂毛鄭為章句之學讀春秋未知十二公已謂三傳可束之高閣循守注疏者謂之腐儒穿鑿臆說者謂之

精義且性者子貢之所不及命者孔子之所罕言今之舉人發口秉筆先論性命乃至流蕩忘返遂入老莊縱虛無之談騁荒唐之辭以此欺惑考官獵取名第祿利所在衆心所趨如水赴壑不可禁遏彼老莊弃仁義而絕禮學非堯舜而薄周孔死生不以為憂存亡不以為患乃匹夫獨行之私言非國家教人之正術也魏之何晏晉之王衍相與祖述其道宅心事外選舉者以此為賢仕宦者以此為業遂使紀綱大壞胡夷並興生民塗炭神州陸沉今若於選士之際用此為術臣懼向去任官之士皆何晏王衍之徒則政事安得不隳風俗安得不壞正始永嘉之弊將復見於今矣伏望朝廷特下詔書以此戒勵内外公卿大夫

仍指揮禮部貢院豫先曉示進士將來程試若有僻經妄說其言涉老莊者雖復文辭高妙亦行黜落庶幾不至疑誤後學敗亂風俗取進止

論責降劉述等劄子 熙寧二年八月

臣竊聞知雜御史劉述集賢校理丁諷審刑詳議官王師元皆以執守謀殺刑名差官取勘侍御史劉琦錢顛皆以論列政府公事除員外郎降監酒稅中外聞之無不驚愕臣聞孔子曰守道不如守官孟子曰有言者不得其言則去此古今之通義人臣之大節也彼謀殺已傷自首刑名天下皆知其非今朝廷既違衆議而行之又罪守官之人臣恐重失天下之心也夫紕食鷹鷂求其鷙也鷙而烹

之世何用哉陛下踐祚以來待臣下以寬仁至如皮公弼陛下明知其貪闕充國陛下明知其猥也二人皆以知縣權發遣三司判官公事及得罪而出皆為知州今琦顛所坐不過狂直止以逆犯大臣遂降為監當然則狂直之罪重於貪猥得罪大臣甚於得罪陛下也臣不勝拳拳竊恐來者側目箝口以言為諱威福移於臣下聰明有所壅蔽非國家之福也臣備位近難被明詔親朝廷政事一闕不敢不言伏望聖慈深察愚衷早賜指揮赦劉述等更不取勘其劉琦等別除一般資序差遣庶幾稍息群議取進止

再舉諫官劄子 熙寧二年十月

臣昨日面奉聖旨令臣來訪可任諫官者密具姓名聞奏

臣竊見龍圖閣直學士陳薦舊事陛下於藩邸其忠厚質直陛下必素知之直史館蘇軾制策入優等文學富瞻既達時務勁直敢言職方貢外郎王元規自少至長志操堅正所居之官皆著風迹集賢校理趙彥若師氏之子強學懿行不減於父平居恂恂如不勝衣遇事剛勁人莫能奪此四人者臣所素知竊謂可備諫職伏乞聖明更賜裁擇取進止

乞優賞宋昌言劄子熙寧二年十一月十日

臣聞國家大政在於賞罰若賞罰明當功無不成臣去冬奉勅與張茂則相度二股河及生隄利害當時都水監丞宋昌言建議欲於二股河口西岸新灘上置立上約捍攔

水勢令入東流候向去東流漸深北流於淺即閉塞斷北流放出御河胡蘆河下流以除恩冀深瀛以西諸州軍水患臣等因得其言尋具此利害奏聞蒙朝廷聽許令修置上約自後昌言同列提舉修生隄者以策非已出百端沮毀以爲二股河必不可成不如併力修生隄及季立之赴闕上殿所言陛下所親聞也賴陛下聖明斷在不疑必使之修置上約今秋擬攔得水勢一併入東流其北流尋已閉斷雖頗漂溺損近東瀆德等州民田廬舍然因冀深瀛以西州軍蒙利亦爲不少其宋昌言不可謂之無功今若與同列稱二股河不可成者一例受賞臣竊恐當官之人覩之無所沮勸况昌言因去歲職當在外河決棗強獨奪

一官今若止復舊官則是衆人受賞而昌言獨不得賞也
設使邇者修置上約不成或背了二股併入北流其同列
豈肯分昌言之罪伏望聖慈察昌言建議之功特與復舊
官外更與董役之人等第別加酬獎庶使向去用心向公
者朝廷必不負之也取進止

再乞資蔭人試經義劄子 熙寧元年
六月日上

臣先曾起請庶資蔭出身人初授差遣者更不試詩只委
審官院流內銓試孝經論語大義共三道仍令主判臣僚
更將所對義面加詢問若義理精通者特保明聞奏優與
差遣稍通者依常調不通者且令修學候一周年外再試
必須試中方得出官若年四十以上聽依舊制只寫家狀

讀律自後不蒙朝廷施行臣今復差知審官院竊見資蔭
人初授差遣者令試詩一首實爲無益不惟其間有牆面
者假手於人徒長姦僞就使自作詩得如曹劉沈宋其於
立身治民有何所用古者二帝三王皆立大學之官以教
公卿大夫子弟其故何哉蓋以其人將嗣守官業苟無德
行道藝則必害及於民故也今若欲使公卿大夫子弟盡
肄業於大學則其父兄不常在京師固難齊壹若但使之
習業於家而考核於初授差遣之際業不習者不得出官
則不煩勸督而人人自勉於學矣此乃事之易行者也嚮
若使盡通詩書禮樂則中材以下或有所不及今但使之
習孝經論語儻能盡暮年之功則無不精熟矣此乃業之

易習者也然孝經論語其文雖不多而立身治國之道盡在其中就使學者不能踐履亦知天下有周公孔子仁義禮樂其為益也豈可與一首律詩為比哉臣竊以為茲事用力不勤更張甚易而為益稍大別無所損伏望聖慈詳察或有可取乞檢臣前奏特賜施行取進止

乞不揀退軍置淮南劄子 臆 一 吁 二

臣竊聞道塗之言未審虛實或云朝廷欲揀在京禁軍年四十五以上微有呈切者盡減下請給并其妻孥徙置淮南以就糧食若實有此議臣竊以為非宜何則在京禁軍及其家屬率皆生長京師親姻聯布安居樂業衣食縣官為日固久年四十五未為甚老微有呈切尚任征役一旦

別無罪負減其請給徙之淮南是橫遭降配也諸軍之內沙汰甚多必恐人情惶惑大致愁怨雖國家承平無事綱紀具張此屬恟恟不安亦無能為患然詔書一下若萬一有道路流言驚動百姓朝廷欲姑務省事復為收還則頻失威重向去無以復號令驕兵若遂推而行之則眾怒難犯專欲難成意外之變不可不防梁室分魏博之兵致張彥之亂此近事之可鑑者也故臣願朝廷更當深思熟議未宜遽下此詔也夫水未至而虛為之防水雖不至亦無所害謂水不足憂而不為之防一旦水至則防無所及矣故君子貴於思患而豫防之也且國家竭天下之財養長征之士本欲備禦邊陲今淮南非用武之地而多出禁

兵坐費衣食足養無用之兵實諸無用之地也又使遊陸常無事則已異日或小有警急主兵之臣必爭求益兵京師之兵既少必須使者四出大加召募廣為揀選將數倍多於今日所退之兵舊兵尚請衣糧未去而新兵更添衣糧是棄已教閱經戰之兵而收市井畎畝之人本欲減冗兵而冗兵更多本欲省大費而大費更廣竊恐非計之得者也臣愚伏願朝廷且依舊法每歲減禁軍有不任征戰者減充小分小分復不任執役者放充百姓聽其自便在京居住但勿使老病者尚占名籍虛費衣糧人情既安於所習皆無怨嗟國家又得其力用不為虛設冗兵既去六費自省在理甚明於事為便臣備位近臣茲事繫國安危

不敢不言取進止

邇英奏對熙寧元年八月十一日

熙寧元年八月十一日邇英進讀已上問河北災變何以救之光對曰河北大水倉廩漂沒所難得者莫先於食朝廷若降金帛令配賣於民以糴穀則重增煩擾且禾稼蕩盡糴之亦無所得故饑饉之歲金帛無所用惟食不可一日無耳上曰已今漕五十萬石以賑之可足乎對曰臣聞瀛州所積自百五十萬石所漕者裁能補瀛州三分之一耳上曰然則奈何對曰臣聞河北東西路水所不及州縣頗稔可糴又汴流未絕宜多漕江淮之穀以濟之上又問諫官難得人誰可者對曰臣賤官何敢薦人上固問之對

曰臣倉猝不能記容臣退而密奏上因論治道言州縣長吏多不得人政府不能精擇對曰人不易知天下三百餘州貴其精擇誠難但能擇十八路監司使之擇所部知州而進退之知州擇所部知縣而進退之得人多矣今之提轉古方伯州牧之任繫一路休戚當御擇天下賢才不可但取資叙及酬獎為之也上又問兩府辭郊祭劄子何不呈對以同僚有假故上問茲事何如對曰臣已有奏狀臣所見止如此更乞博訪近臣裁以聖意上曰誰不同對曰獨臣有此愚見他人皆不以為然上曰朕意亦與卿同聽其辭賞乃所以成其美非薄之也然減半無益大臣懇辭不若盡聽之對曰今郊祭下至卒伍皆有之而公卿更無

恐於體未順上曰已有常馬矣對曰求盡納者人臣之職賜其半者人主之恩也後數日光與王珪禹王王安石介甫同進呈郊祭劄子於延和殿光言方今國用不足災害存臻節省冗費當自貴近為始且聽兩府辭賞為便介甫曰國家富有四海大臣郊祭所費無幾而惜不之與未足富國徒傷大體昔常袞辭賜饌時議以為袞自知不能當辭祿今兩府辭郊祭正與此同耳且國用不足非方今之急務也光曰常袞辭祿位猶知廉恥與夫固位且貪祿者不猶愈乎國家自真廟之末用度不足近歲尤甚何得言非急務邪介甫曰國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財之人故也光曰善理財之人不過頭會箕歛以盡民財如此則百姓困

窮流離為盜豈國家之利耶介甫曰此非善理財者也善
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用饒光曰此乃桑羊欺漢武帝之
言司馬遷書之以譏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貨財百物
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桑羊能致國用之饒不取
於民將焉取之果如所言武帝末年安得群盜蜂起遺繡
衣使者逐捕之乎非民疲極而為盜邪此言豈可據以為
實介甫曰太祖時趙普等為相賞賚或以萬數今郊賚匹
兩不過二千豈足為多光曰普等運籌帷幄平定諸國賞
以萬數不亦宜乎今兩府助祭不過奉中嚴外辦沃盥奉
帳中有何功勤而得比普等乎與介甫爭論久之禹王曰
司馬光言者費自貴近始光言是也王安石言所費不多

恐傷國體安石言亦是也惟陛下裁之上曰朕亦與司馬
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可也是日適會介甫當制遂以上
前所言意章批答引常衮事以責兩府兩府亦不復辭明
日邇英講讀罷上獨留介甫與語兩府不敢先出以俟之
至晡後乃出不數日介甫參知政事

上體要疏

熙寧二年八月五日

月日具位臣司馬光謹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准御
史臺牒伏奉四月二十日詔勅傳曰近臣盡規以其榮恥
休戚與上同也今在此位者視朕過失與朝廷政事之闕
默而不言乃或私議竊歎若以為其責不在已夫豈皆習
見成俗以為當然其亦有含章懷寶待唱而發者也今百

度嚙弛風俗偷情薄惡裁異譴告不一此誠忠賢助朕憂
惕以刑制改法救弊除患之時且令侍從官自今視朕過
失與朝廷政事之闕無有巨細各具章奏極言無隱噫言
善而不用朕有厥咎導之而弗言爾為不恭朕將用此考
察在位所以事君之實明黜陟焉臣以駑下之材自仁宗
皇帝時蒙擢在侍從服事三朝恩隆德厚隕身喪元不足
為報雖訪問所不及猶將披肝瀝膽以效其區區之忠况
聖意采納之勤督責之嚴諄諄如此臣敢營私避怨匿情
愛已不為陛下別白當今之切務庶幾少補萬分之一邪
臣聞為政有體治事有要自古聖帝明王垂拱無為而天
下大治者凡用此道也何謂為政有體君為元首臣為股

肱上下相維內外相制若網之有綱絲之有紀故詩云勉
勉我王綱紀四方又云豈弟君子四方之綱古之王者設
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綱紀其內設方伯
州牧卒正連帥屬煇綱紀其外尊卑有叙若身之使臂臂
之使指莫不率從此為政之體也何謂治事有要夫人智
有分而力有涯以一人之智力兼天下之衆務欲物物而
知之日亦不給矣是故尊者治衆卑者治寡治衆者事不
得不約治寡者事不得不詳約則舉其大詳則盡其細此
自然之勢也蓋稷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言君
明則能擇臣臣良則能治事也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
哉萬事隳哉言君親細務則臣不盡力而事廢壞也立政

曰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
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十茲言文王擇有司而任之其
餘皆不足知也康誥曰庸庸祗祗威威顯民言文王用其
可用祗其可祗刑其可刑專明此道以示民也是故王者
之職在於量材任人賞功罰罪而已苟能謹擇公卿牧伯
而屬任之則其餘不待擇而精矣謹察公卿牧伯之賢愚
善惡而進退誅賞之則其餘不待進退誅賞而治矣然則
王者所擇之人不為多所察之事不為煩此治事之要也
臣竊見陛下日出視朝繼以經席將及日中乃還宮禁入
宮之後竊聞亦不自閑省閱天下奏事群臣章疏逮至昏
夜又御燈火研味經史博觀群書雖中宗 敢荒寧

王之日是不食臣以為不能及也然自踐祚以來孜孜求
治於今三年而功業未著者殆未得其體要故也祖宗創
業垂統為後世法內則設中書樞密院御史臺三司審官
審刑等在京諸司外則設轉運使知州知縣等衆官以相
統御上下有叙此所謂綱紀者也今陛下好使大臣奪小
臣之事小臣侵大臣之職是以大臣解體不肯竭忠小臣
諉上不肯盡力此百官所以弛廢而萬事所以墮頽者也
而陛下方用為致治之本此臣之所大惑也臣微賤不得
盡知朝廷之事且以耳目所接近日數事臣所知者言之
其餘陛下可以類求也昔漢文帝問陳平天下一歲決獄
及錢穀出入幾何平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

治粟內史必也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此乃宰相事也若
平者可謂能知治體矣今之兩府皆古宰相之任也中書
主文樞密主武若乃百官之長非其人刑賞大政失其宜
此兩府之責也至於錢穀之不充條例之不當此三司之
事也陛下苟能精選曉知錢穀憂公忘私之人以為三司
使副判官諸路轉運使各使久於其任以盡其能有功則
進無功則退名不能亂實偽不能掩真安民勿擾使之自
富處之有道用之有節何患財利之不豐哉今乃使兩府
大臣悉收三司條例別置一局聚文士數人與之謀議改
更制置三司皆不與聞臣恐所改更者未必勝於其舊而
徒紛亂祖宗成法考古則不合適今則非宜吏緣為姦農

失業數年之後府庫耗竭於上百姓困於下衆心
將不復振矣且兩府之天下之事無所不若百官之
也皆使兩府治之則在上者不勝其勞而在下者無所
用矣又監牧使主養馬四園苑主理人今乃使使監牧不
屬無牧司四園苑不屬三司提舉則在下者不
自恣而在上者為無所用矣陛下下於欲納天下
使百官在上者不委其下在下者不委其上也
此之類臣竊恐欲求得其體也天下之事無一
委之知縣在一州者委之知州在一路者委之
使在邊鄙者當委之將帥然後事功可集朝廷又
識其人情知其物官賞罰之權足以休戚所部之人使之

信服故也。今朝廷苟有一事不委之將帥監司守宰使之
自為方略責以成以而施其刑賞常好別遣使者銜命奔
走旁午於道所至以有煩擾之弊而於事未必有益不若
勿遣之為愈也夫事之利害吏之能否皆非使者所能素
知不免臨時詢采於人所詢者或遇公明忠信之人猶僅
能得其一二或遇私闇姦險之人則是非為之倒置矣此
二者交集於前云使者不能猝辨也是以往往事而少能
為益非將帥監司守宰皆賢而使者皆愚也累歲之講求
與一朝之議論以久之考察與目前之毀譽精粗詳略其
勢不同故也其何居官累歲而不知利害臨人積久而不
知能否或雖知利害而能變更雖知能否而不能黜陟此

乃愚昧私曲之人朝廷當察而去之更擇賢者以代其位
不當數遣使者擾亂其間使不得行其職業也又庸人之
情苟策非已出則媚嫉沮壞惟恐其成官吏若是者十常
五六借使使者所規畫曲盡其宜在彼之日其當職之人
已怏怏不悅不肯同心以助其謀協力以成其事曰朝廷
自遣專使治之我何敢與知及返命之日彼必敗之於後
曰使者既謀而授我我今竭力而成之勉悉歸於首謀之
人我何有哉此所以謂不若毋遣使者而屬任當職之人
為愈也夫使者所以通遠邇之情固不可無然今之轉運
使即古使者之任苟得人而委之賢於暫遣使者遠矣若
監司自為姦匿貪縱或有所隱蔽欺罔或為部內之人所

言集卷之十一
訟或所謀畫之事未得其宜朝廷欲察其罪惡審其虛實
判其曲直決其是非然後別遣使者案之若案得其實監
司有罪則當刑不才則當廢豈有但已者也今每有一事
朝廷輒自京師遣使者往治之是在外之官皆無所用也
使者既代之治事而當職之人亦無所利無所廢是只使
之拱手旁觀偷安竊祿者矣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
體也今朝廷之士左右之臣皆曰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
已太平之功可指日而致臣愚竊獨以爲未也臣聞古之
聖帝明王聞人之言則能識其是非故謂之聰觀人之行
則能察其邪正故謂之明是非既辨邪正既分姦不能惑
佞不能移故謂之剛取是而捨非誅邪而用正確然無所疑

故謂之斷誅一不善而天下不善者皆懼故謂之威賞一
有功而天下有功者皆喜故謂之福今陛下聰明剛斷則誠
體之矣欲收威福之柄則誠有其志矣然於所以爲之之
道尚或有所未盡故臣以爲太平之功未可期也夫帝王
之道當務其遠者大而略其近者小者國之大事當與
公卿議之而不當使小臣參之四方之事當委牧伯察之
而不當使左右規之儻公卿牧伯尚不能擇賢者而任之
小臣左右獨能得賢者而使之乎若苟爲不賢則險詖私
謁無不爲已今陛下好於禁中出手詔指揮外事非公卿
所薦舉牧伯所糾劾或非次遷官或無故廢罷外人疑駭
不知所從此豈非朝廷之士左右之臣所謂聰明剛斷威

福在己者邪陛下聞其言而信之臣竊以爲過矣夫公卿所爲舉拔伯所糾劾或謂之賢者而不賢謂之有罪而無罪皆有迹可見責有所歸故不敢大爲欺罔若姦臣密白陛下令陛下自爲聖意以行之則威福集於私門怨謗歸於陛下矣安得謂之威福在陛下邪且陛下擢時中詔所指揮者率非大事至於兩禁美官邊藩將帥省府職任諸路監司此皆衆人之所希求治亂之所繫屬當除授之際竊恐未必一一出聖意也若乃姦邪貪猥之人陛下所明知而黜去者或更改官而升資或不以復進用然則威福之柄果不在陛下而陛下偶未之思也以此觀之固譽陛下聰明剛斷威福在己太平可立致者非愚則諛不察也

陛下必欲威福在己曷若謹擇公卿大臣明正忠信者留之愚昧阿私者去之在位者旣皆得其人矣然後凡舉一事則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言其志陛下清心平慮擇其是者而行之非者不得復奪也凡除一官亦與之公議於朝使各舉所知陛下清心平慮擇其賢者而用之不肖者不能復爭止如此則謀者舉者雖在公卿大臣而行之用之皆在陛下安得謂之威福不在己邪陛下此之不爲而顧彼之義行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夫三人群居無所統一不散則亂是故立君以司牧之群臣有姓勢均力敵不能相治故從人君決之人君者固所以決是非行刑賞也若人君復不肯決當使從誰決之乎夫人心不同如其面焉

國家凡舉一事朝野之人必或以爲是或以爲非凡用一人必或以爲賢或以爲不肖此固人情之常自古而然不足怪也要在人主審其是非而取捨之取是而捨非則安榮取非而捨是則危辱此乃安危榮辱之所以分也是以聖王重之故博謀群臣下及庶人然而終決之者要在人君也古人有言曰謀之在多斷之在獨謀之多故可以觀利害之極致斷之獨故可以定天下之是非若知謀而不知斷則群下人人各欲逞其私志斯衰亂之政也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哀哉為猷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維爾言是聽維爾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此言

周室之衰人臣不知先王之道務爭近小之事人君不能定其可否而事終無成也漢世國家有大典禮大政令大刑獄大征伐必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議其議者固不能一必有然差齟不齊者矣於是天子稱制決之曰丞相議是或曰廷尉當是而群下厭然無有不服者矣今陛下聽群臣各盡其情以議事此誠善矣然終不肯以聖志裁決遂使群臣有尚勝者以巧文相攻辯口相擠至于再至于三互相反覆無有限極臣愚深恐虧朝廷之政體損陛下之明德流聞四方取輕夷狄非嘉事也夫天下之事有難決者以先王之道揆之若權衡之於輕重規矩之於方圓錙銖毫忽不可欺矣是以人君務明先王之道而不習律

令知本根既殖則枝葉必茂故也近者登州婦人阿云謀殺其夫重傷垂死情無可愍在理甚明已傷不首於法無疑中材之吏皆能立斷事已經審刑院大理寺刑部斷為死罪而前知登州許遵文過飾非妄為巧說朝廷命兩制定奪者再命兩府定奪者再勅出而復收者一收而復出者一爭論縱橫至今未定夫以田舍一婦人有罪在於四海之廣萬幾之衆其事之細何啻秋毫之末朝廷欲斷其獄委一法吏足矣今乃紛紛至此設更有可疑之事大於此者將何以決之夫執條據例者有司之職也原情制義者君相之事也分爭辨訟非禮不決禮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云之事陛下試以禮觀之豈難決之獄哉彼謀殺之

一事為二事謀為所因不為所因此苛察繳繞之論乃文法俗吏之所爭豈明君賢相所當留意邪今議論歲餘而後成法終欲棄百代之常典恃三綱之大義使良善無告姦凶得志豈非徇其枝葉而忘其本根之所致邪若此之類臣竊恐似未得其要也此皆衆人之所私議竊嘆而莫敢明言者臣獨以受恩深重不顧斧鉞為陛下言之惟聖明裁察臣光昧死再拜上疏

辭樞密副使劄子 熙寧三年五月

臣准閣門告報已除臣樞密副使續准勾當御藥院陳承禮傳宣令臣即今受勅告者臣賦分樸愚不通時務近日以來加以衰疾恪居舊職猶恐墮敗况乃拔擢待之不次

竊惟宥密之地日侍訏謨內訓六師外撫四海用人當否
繫國安危豈臣無似所能堪稱伏望聖慈更擇賢材俾居
其任聽臣且守舊職取進止

貼黃

李焯舉傳聖旨諭臣以樞密院本兵之地各有職分不當
更引他事為辭臣今若已受樞密副使勅告即誠如聖旨
不敢更言職外之事今未受恩命猶是侍從之臣於朝廷
闕失無不可言者所以區區貪進小忠庶幾少補聖政之
萬一況所言二事並是去年已曾上言以其無效所以不
敢當今日新恩打為侵官乞聖明裁察兼臣右膝下見患
一瘡有妨拜起入見未得伏望聖慈更不差使臣言召臣

只候瘡稍愈自乞入見面奏懇誠

乞罷條例司常平使疏

熙寧三年二月二十日上

月日具位臣司馬光謹昧死再拜上疏皇帝陛下臣蒙聖
恩除樞密副使仍屢遣陳承禮等趣臣就職德澤汪洋天
隆地厚非臣隕身糜骨所能報稱然臣竊惟陛下所以用
臣之意蓋察臣狂直庶幾有補於國家臣所以事陛下之
心亦不過竭其愚衷以裨聖德之萬一若陛下徒以祿位
榮臣而不取其言則是以天官私非其人臣徒以祿位自
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則是盜竊朝廷名器以私其一身
誠恐上累陛下之至公下喪微臣之素守此臣所以屢違
詔命不敢祗受者也臣伏見陛下天縱英明厲精求治思

得嘉謀以新美天下而建畫之臣不能仰副聖意思慮未
熟講議未精徒見目前之小利不顧永久之大害憂政事
之不治不能輔陛下修祖宗之令典乃更變亂先王之正
刑患財利之不足不能勸陛下以恭儉節用乃更遣聚斂
之臣誅剥齊民設官則以冗增冗立法則以苛益苛使四
海危駭百姓騷然猶且堅執而行之不肯自以爲非也臣
先曾上疏言不當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又言天下之事當
委之轉運使知州知縣不當別遣使者擾亂其間又嘗因
經筵侍坐言散青苗錢不便自後朝廷更遣使者四十餘
人分行天下以提舉勾當常平廣惠倉相度差役農田水
利爲名其實專使之散青苗錢臣竊自疑知識淺短不足

以知天下變通之務又疑因臣之言激怒建畫之臣使行
之更力由是閉口不敢復言今行之纔數月中外鼎沸皆
以散青苗錢爲不便然後臣乃敢發口復言彼言青苗錢
不便者大率但知所遣使者或年少位卑倚勢作威陵轢
州縣搔擾百姓止論今日之害耳臣所憂者乃在十年之
後非今日也夫民之所以有貧富者由其材性愚智不同
富者智識差長憂深思遠寧勞筋苦骨惡衣菲食終不肯
取債於人故其家常有贏餘而不至狼狽也貧者喆竈偷
生不爲遠慮一醉日富無復贏餘急則取債於人積不能
償至於鬻妻賣子凍餒填溝壑而不知自悔也是以富者
常借貸貧民以自饒而貧者常假貸富民以自存雖苦樂

不均然猶彼此相資以保其生今縣官乃自出息錢以春
秋貸民民之富者皆不願取貧者乃欲得之提舉官欲以
多散為功故不問民之貧富各隨戶等抑配與之富者與
債仍多貧者與債差少多者至十五緡少者不減千錢州
縣官吏恐以逋欠為負必令貧富相兼共為保甲仍以富
者為之魁首貧者得錢隨手皆盡將來粟麥小有不登二
稅且不能輸况於息錢固不能償吏督之急則散而之四
方富者不去則獨償數家所負力竭不逮則官必為之倚
閣春債未畢秋債復來歷年寔深債負益重或值凶年則
流轉死亡幸而豐稔則州縣之吏併催積年所負之債是
使百姓無有豐凶長無蘇息之期也貧者既盡富者亦貧

臣恐十年之外富者無幾何矣富者既盡若不幸國家有
邊隅之警興師動衆凡粟帛軍須之費將從誰取之臣不
知今者天下所散青苗錢凡幾千萬緡若民力既竭加以
水旱之災州縣之吏果有仁心愛民者安得不為之請於
朝廷乞因郊赦而除之朝廷自祖宗以來以仁政養民豈
可視其流亡轉死而必責其所負其勢不得不從請者之
言也然則官錢幾千萬緡已放散而不返矣官錢既放散
而百姓又困竭但使問胥里長於收督之際有乞取之資
此可以謂之善計乎且常平倉者乃三代聖王之遺法非
獨李悝耿壽昌能為之也穀賤不傷農穀貴不傷民民賴
其食而官收其利法之善者無過於此比來所以隳廢者

由官吏不得人非法之失也今聞條例司盡以常平倉錢
爲青苗錢又以其穀換轉運司錢是欲盡壞常平專行青
苗也國家每遇凶年供軍倉自不能足用固無羨餘以濟
飢民所賴者止有常平倉錢穀耳今一旦盡作青苗錢散
之向去若有豐年將以何錢平糶若有凶年將以何穀賙
贍平臣竊聞先帝嘗出內藏庫錢一百萬緡助天下常平
倉作糶本前日天下常平倉錢穀共約一千餘萬貫石今
無故盡散之他日若思常平之法復欲收聚何時得及此
數乎臣以謂散青苗錢之害猶小而壞常平倉之害尤大
也今國家每有大費三司所不能供者陛下輒取內藏庫
物以給之彼內藏庫者乃祖宗累世之所蓄聚以備軍旅

非常之用也使其物常如泉源流出於庫無有窮竭之時
則可矣若本家歛之於民以實之則有時而空矣昔漢文
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
也吾何以臺爲太宗時究王嘗作假山召僚屬置酒觀之
翊善姚坦獨俛首不視王強使視之坦曰坦惟見血山耳
不見假山王驚問其故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督稅里
胥臨門捕人父子兄弟送縣笞撻血流滿身愁苦之聲不
可忍聞此假山皆民租賦所爲非血山而何是時上亦自
爲假山聞之遽命毀之今陛下令薛向於江淮爲貿易以
三百萬緡畀之又散青苗錢數千萬緡其餘五十萬三十
萬者固不足數爾其爲露臺假山之費不亦多乎陛下聰

明仁儉固不減於漢文帝及太宗然而視棄財物如糞土者蓋未知其所從來皆出於生民之膏血耳陛下若終信條例司所言推而行之不肯變更以循舊貫十年之外富室既盡常平已壞帑藏又空不幸有方二千里之水旱餓殍滿野加以四夷侵犯邊境羽書猝至戎車塞路攻戰不已轉餉不休當是之時民之羸者不轉死溝壑壯者不聚為盜賊將何之矣秦之陳勝吳廣漢之赤眉黃巾唐之黃巢皆窮民之所為也大勢既去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臣竊惟太祖太宗躬擐甲冑櫛風沐雨跋履山川蒙犯矢石以為子孫成光明盛大之業如此其美也陛下試取臣所進歷年圖觀之自周末以來至于國初一千三百六

十有二年其間亂離板蕩則固多矣至於中外無事不見兵革百有餘年如國朝之盛者豈易得乎此臣所以充為陛下痛惜者也書曰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臣竊觀方今四夷親附邊鄙不聳五穀和熟盜賊稀簡是以為天下和樂無事之時而中外恟恟人不自安者無他故也正由朝廷有制置三司條例司諸路有提舉勾當常平廣惠倉使者爭獻謀畫各矜智巧變更祖宗法度侵奪細民常產培斂財利以希恩寵非獨此青苗一事而已至於欲計畝率錢顧人充役決汴水以種稻及澆溉民田及欲洩三十六陂水募人耕佃若此之類不可悉數道路之人共所非笑而條例司自以為高竒之策書以授常平使者必欲

行之天下恐其興作之不已皆如青苗為害於民也故小
大遑遑不敢自安苟不罷廢此局則生民必無休息之期
矣陛下誠能昭然覺悟米納臣言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及
追還諸路提舉勾當常平廣惠倉使者其官員並送審官
院與合入差遣青苗錢已散者令州縣候豐熟日催收本
錢更不取利未散者毋得更散其常平倉錢穀依舊封樁
令提點刑獄司管勾則太平之業依然復故矣茲事明如
白黑易如反掌陛下何憚而不為也如此臣雖盡納官爵
但得為太平之民以終餘年其幸多矣苟言不足采陛下
雖引而實諸二府徒使天下指臣為貪榮冒寵之人未審
陛下將何所用之不勝悽悽狂愚之誠惟聖明裁處臣光

昧死再拜上疏

請自擇臺諫劄子

熙寧三年口
月十六日上

臣竊見近日臺諫上言制置三司條例司害民及呂惠卿
姦邪者率被責降或更加以惡名如呂公著告辭云乃誣
方鎮有除惡之謀中外聞者無不駭愕竊惟朝廷之意無
佗止欲懲戒來者使不敢復言耳國家置臺諫官以為天
子耳目唯恐政事有闕失百姓有疾苦大臣專恣左右姦
邪天子深居九重不能得聞故也今臺諫官稍有懷剛直
之志畏天下公議憂念朝廷哀閔百姓忤犯大臣刺譏左
右者陛下輒罪而逐之更使大臣自擇所親以代其任萬
一又為公論則又逐之是必得庸懦阿諛不知廉耻附下

罔上背公死黨之人然後止耳若言路皆此等之人則禁
闕之外陛下耳目之所不及者雖有至大之事迫切之禍陛
下何從知之如此豈宗廟社稷之福也晏子曰君所謂可
臣亦曰可君所謂不可臣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今陛
下使大臣自擇臺諫官大臣又取同於已者存之異於已
者去之然則陛下獨與大臣為天下足矣何必更置臺諫
官也且條例司之害民呂惠卿之姦邪天下之人誰不知
之獨陛下與王安石未之寤耳豈可更為之黜逐臺諫以
長其威福成其氣勢臣竊為陛下寒心今臺諫官已被逐
者臣不敢留唯願陛下自擇公正剛直者布之言路以明
四目持四聰勿使為群下所欺蔽則天下幸甚臣受陛下

過分之恩不敢塞默雖死死讎之手猶賢於竊祿偷生者
也取進止

論李定劄子

熙寧三年五月二日

臣竊見近者朝廷除秀州推官李定為監察御史裏行知
制誥李太臨蘇頌等累次封還詞頭數日來外間皆言朝
廷已為之寢罷今日復聞劄下舍人院須令草詞臣竊意
朝廷知大臨等既累次封還詞頭今復草之則為反覆必
難奉詔因欲以違命之罪罪之使今後凡朝廷所行政令
群下無敢立異者若果如此則百執事之人自非偷合苟
容者皆不得立於朝政令或有得失陛下復何從知之晏
嬰所謂以水濟水賈山引秦之季世以戒漢文帝者正患

其如此耳臣前論逐其臺諫官今又論大臨等非取私此數人正為國家惜言路之絕耳伏望陛下審思而慎行之勿使聰明遂至壅蔽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貼黃

國家不次用人固無常法然必使衆心厭服然後為美是以堯舜非不聰明也其命官皆先謀岳牧既衆言僉同復明試以功而後用之故舉不失能而上下雍熙也臣素不識李定實不知其行能何如陛下果知其賢何不且試之以漸俟其功效顯著衆皆知之然後不次擢用則誰曰不可何必今日與臣外較勝負罪非人君廣大之體也

乞免永興軍路苗役錢筭子

熙寧三年十月二日

臣奉勅差充永興軍一路安撫使臣竊見陝西百姓自城綏州以來供應諸般料配及支移稅賦往近邊州軍口近復有環慶事宜加之今年亢旱五稼不熟人戶流移者已聞不少國家所宜汲汲存恤使人戶安集臣伏見先所散青苗錢省破百姓為患不細臣已曾累次上言不敢重煩聖聽今又聞議者欲令州縣將諸色役人一時放罷官為預人祇應却令人戶均定免役錢隨二稅送納乃至單丁女戶客戶寺觀等並令均出若果行此法其為害必又甚於青苗錢何則上等入戶自來更互充役有時休息今歲歲出錢是常無休息之期也下等入戶及單丁女戶等從來無役今盡使之出錢是孤貧鰥寡之人俱不免役也若

錢少則不足以顧人若錢多則須重斂於民顧人不足則公家關事重斂於民則衆心愁怨自古以來徭役皆出於民今一旦變之未見其利也且受顧者皆浮浪之人使之主守官物則必侵盜使之幹集公事則必爲姦事發則挺身逃亡無有田宅宗族之累建議者亦自知其不可乃云若顧召人不足即依例輪差支與逐處所定顧錢足了役事則自當有人應募今既無人應募必是錢少不足充役是徒有免役之名而役猶不免但無故普增數倍之稅也彼青苗錢以債與民可取其息已是困民之法今又使橫出數倍之稅民安有不困蹙者哉以富庶之域猶不能堪况陝西累歲奉邊民力彫弊豈可得爲無益之事以擾之

予伏望聖慈特免永興軍一路青苗免役錢以愛惜民力專奉邊費其餘路分則繫曷朝廷裁酌取進止

乞不令陝西義勇成邊及刺充正兵劄子

熙寧三年十月

臣先任諫官日伏見國家棟刺陝西義勇臣累曾論列以爲徒使百姓愁苦無益於用近聞環慶路用義勇與西賊戰鬪望風奔潰死傷甚多致主將陷沒此義勇不可用之明驗也臣竊聞議者猶欲教閱義勇以抗西賊若止令州縣教閱守護鄉土猶於人情不至大擾若殺以成邊或如慶曆中刺爲正兵則衆人覩環慶敗譬如無罪往就死地恐於人情大有不安國家既重賦斂以盡其財又逼之戰鬪以絕其命是驅良民使爲盜賊也彼爲官軍則惜生故

望風退走彼為盜賊則必死自可以一敵百臣恐今日教
之挽射擊刺乃他日為盜之資也廟堂之議臣所不得知
萬一有之詔下之日臣論列不及况當遠離朝廷故不得
不以此事而言也取進止

司馬文正公集略卷之十二

司馬文正公集略卷之十二

草奏

乞留諸州屯兵劄子

熙寧三年
十月

臣奉勅永興軍一路兵馬都總管安撫使臣竊聞本路

十州所管屯駐禁軍至少六率皆是緣邊就糧兵士常時

分為上下番有一半在逐州或遇邊上稍有警急則盡皆

抽去逐州並無守把兵士臣竊惟天下事不可忽必須思

患豫防秋犯邊雖當竭力捍禦然腹內州軍豈可全無

武備况州皆有軍資甲仗市邑民居萬一大羊奔突間

謀內應盜賊乘虛姦人竊發其本州官吏手下無兵雖

有智勇州安所施臣愚以為逐州宜各添一指揮禁軍屯